



關懷社會的掌鏡人 吳昱錡

2011-12-03 記者 陳祐元 報導



「戲劇、電影只是鏡頭，重要的是你想傳達什麼給觀眾。」吳昱錡帶著堅定的眼神，說出自己的信念，也闡述了身為一位導演所背負的社會責任。



吳昱錡不論執導電影或是電視劇，皆帶著尊敬的心看待每件事。(照片來源／吳昱錡Facebook)

學運 看見社會的缺陷

吳昱錡從小就喜歡看電影，他認為透過螢幕的呈現，可以讓更多人了解自己心中的想法，雖說音樂、舞台劇等媒介也能表達內心所想，但對他來說用電影的方式呈現，最能完整訴說導演的中心思想。對電影充滿幻想的吳昱錡，小時候並沒有想過有一天會變成導演，而是喜歡隨便找個東西充當麥克風，又唱又跳地想像自己是螢光幕前的大明星。隨著年紀漸增，吳昱錡開始接觸一些社會運動，也在參與的過程中，認識了幾位後來影響他電影風格的朋友。

還沒參加學運之前，看到社會不公不義的他，總會在電視機前面憤慨不已，不過這只是一種空有想法，卻沒有付諸實行的消極行為，在實際參加社會運動後，吳昱錡才深刻了解，自己以前是多麼的被動。「即使被推上囚車也沒什麼丟臉的，因為這也是一種溝通管道。」吳昱錡笑著說出當時的情況，反抗威權是每個人民都擁有的權利，但是真正實踐的人卻屈指可數，因為參加了各種社運，讓他開始關注社會議題，也因此確立了自己電影風格的走向。

吳昱錡認為一部電影的好壞，不在技巧上的運用，而是它的價值觀，拍電影並不是純粹注重畫面，有時候隱而未現的東西，才是導演想表達的觀點，吳昱錡用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來解釋這個觀念，一部好的電影就像冰山，只有一角會露出來，剩下龐大的主體表面上是看不到的，導演就擔任破冰船的角色，讓隱藏在電影中的主旨顯現出來。

有趣的是，吳昱錡認為電影不一定要帶給觀眾反思，而是應該著重於事實的呈現，感觸深不深就交由觀眾自己去定奪，而一部好的電影，要靠平時的觀察跟體會，透過鏡頭將它記錄下來，先感動自己就能感動每個觀眾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

雖然拍攝題材以嚴肅的社會議題為主，但是吳昱錡私底下其實是個說話風趣的人。（照片來源／陳祐元攝）

新年快樂 時代變遷的掙扎

吳昱錡拍攝的《新年快樂》，可以視為導演實踐社會責任的里程碑，《新年快樂》主要是講述高雄紅毛港聚落，經過幾十年的抗爭後，最終還是遭到遷村的命運。這部電影是一部紀錄片式的劇情片，透過小人物的刻劃顯示整個時代的變遷，片中的演員幾乎都是素人演員，導演說當初在面試演員時其實很有趣，因為他會設計不同的情境來考驗演員的反應。

「會選擇這個題材是因為看到相關的報導，感興趣所以就去了。」吳昱錡說出他選擇紅毛港作為拍攝背景的原因，因為當時進駐紅毛港已經是拆遷的晚期，所以整個拍攝行程非常趕，四周充滿了怪手在拆除老房子，而他們原本借來拍攝的房子，也在拍攝完後兩天就拆掉了。

令吳昱錡感到惋惜的是，這部作品並沒有讓很多人看到，而且許多紅毛港的居民也不知道有這麼一部電影為他們發聲，吳昱錡將電影取作「新年快樂」是有特別意義的。「新年快樂」通常給人一種歡樂喜氣的感覺，不過電影的內容卻是小市民對於大環境的無力，一方面顯示了不管紅毛港是否遷村，時間仍會不停的往前走，但是人們卻是來來去去，只做短暫停留。吳昱錡希望利用電影凍結這個時光，讓影片中的人們不會隨著時間流逝而被人忽略，導演也希望電影可以讓更多人重視遷村這類的社會議題，了解遷村不單影響居民的財產，還包含了對整個家鄉的情懷與不捨。

《新年快樂》預告片。（影片來源／YouTube）

老伴 外籍幫傭的辛酸

吳昱錡認為新移民勞工也是台灣的弱勢族群之一，台灣本身環境對外籍移民來說也極不友善。吳昱錡執導的《老伴》入圍今年金鐘獎迷你劇集／電視電影編劇獎，就是在敘述移民勞工引發的社會問題。他笑著說會拍出這部劇集其實是做了一場夢，一場關於出走、遠遊的夢，再加上長期關注老人安養的問題，於是創作出這部電影。

「人老了身邊都希望有伴，但是這個伴是牽手？是兒女？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？」一句主旨點出導演心中所見，也因為是探討外籍幫傭的故事使得選角方面格外困難，最後找到一名完全沒有演戲經驗的外籍配偶——莊清珠女士。吳昱錡說他在面試演員的時候，常常只說了一點點，就讓面試的人淚流滿面，因為故事的主角跟他們的親身經歷太過相似，不管在台灣的處境或原鄉情懷上都有相互連結。

導演認為新移民移工是個巨大的社會問題，尤其是台灣的人，仍存在著他們是比較低下的民族，

讓他們的心理承受莫大壓力。這種充滿有色眼光的社會，其實產生了許多的社會問題。吳昱錡說在拍攝《老伴》的過程中，遇到最大的困難是控制演員的情緒，因為感同身受的關係，演員常會情緒崩潰，而他的工作就是讓演員哭完後，能有更大的動力把戲演完，最後在導演跟演員的努力下，《老伴》也獲得了本屆金鐘獎的提名。

[《老伴》預告片](#)。(影片來源/YouTube)

紀錄觀點 展現社會責任

「默默改變台灣的人時常被忽略，他們現在在何方呢？」吳昱錡認為社會上有太多被忽視的重要議題，像是2004年曾經轟動一時的楊儒門事件（白米炸彈客），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被人忽略，人們大多只記得王建民、陳水扁等媒體界大肆報導的人，反而遺忘了希望改革台灣的一群人。吳昱錡看到這種現象在台灣屢次發生，於是下定決心要為這群人留下紀錄，不過其實也不只是他們需要關注，這個社會上有太多值得探究的問題，吳昱錡希望透過電影把他們紀錄下來，讓更多的觀眾注意到這些社會議題。

吳昱錡長期關注社會議題，藉由電影控訴遭社會遺忘或是冷落的人事物，「人們對於無法改變的事情經常選擇忽視，但是忽略的議題並不會消失，是會一直存在的。」不管是《新年快樂》還是《老伴》都可以看出導演對於社會不公的呈現，沒有強烈煽情的劇情，而是純粹的將事實呈現，讓觀眾自己體會那隱藏在螢光幕後的觀點。

吳昱錡抱著著為弱勢發聲的精神拍攝每部電影，期望可以紀錄遭人遺忘的一群人，也期許觀眾看完後都能有自己的想法，努力去改變這些不公不義，讓社會變得更美好。



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在阿爸生日那天，摳摳憶起爸爸與芭樂的故事。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


資深配音員蔣篤慧，娓娓道來身為臺灣配音員的酸甜苦辣。

▲TOP